

CHAPTER FIVE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還是我的？

從強調自我、人人標榜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台灣，
來到「我的其實是大家的」的大宅院，
我被一條粉紅浴巾用又強、又猛的力道
重重地重新教育一番。



「噢？乳液用完了？」

我把那瓶在印度轉機時買來的喜瑪拉雅山特產品牌、有四百毫升容量的乳液瓶身倒轉過來，用力地繼續拍擠，只是，再怎麼努力壓縮瓶身，我還是只擠得出一絲絲殘留在瓶中的冷颼颼空氣。

「才不到十天，竟然就用光了？」我雖不太能置信，還是找到旅行用的盥洗包，翻出瓶瓶罐罐，摸到另一個三十毫升的小瓶身：「呼！幸好還有備用的！」

不到十天竟然用完一大瓶乳液？！亞瑟蘭這乳液是用喝的嗎？

這……該從哪裡說起呢？

我們家的女眷，除了婆婆外，來來往往長住的還有五位大小姑，接下來還有汗家（老公的大姐、我的大姑夫家）的幾個姪女們。除此之外，另有雖然偶爾才來拜訪，但是一住就是很多天的各家表妹們。

基本上，我們是大家庭制，別說自己的房間了，大部分時候我們每個人每天睡的繩床甚至都不一樣，除了長年鎖在大鐵箱裡的貴重物品外，幾乎所有東西都是公用的。

這對於在注重個人隱私、強調自我價值的台灣出生長大的人而言，真的是很難理解的一件事情；因此，我剛走進巴基斯坦這個大家庭、面對大宅院生活時，就直接被一條浴巾震撼教育了。

那年，在我第一次踏進那個必須先用大臉盆盛水、再用瓢子舀水淋身的古老浴室準備洗澡時，

小姑羅西遞給我一條全新的粉紅浴巾，我理所當然的以為這條全新浴巾就算不是給我個人專用，至少也是特別為我和老公準備的。

我有注意到，全家其他人似乎都共用另外一條灰撲撲的舊浴巾，有時甚至看到公公在吃完飯後直接用那條舊浴巾擦手。當時對整個大環境還不是很熟悉，所以很慶幸我跟老公用的粉紅浴巾至少是全新的，也理所當然的以為，羅西給我的這條粉紅浴巾，就算不是我個人的，至少也是我和老公合用的。

連著幾個星期，負責照顧我生活起居的羅西，每次都曾在我洗完澡後把我所有的盥洗用具、換洗衣物拿到我們房間，分門別類歸位，收好藏好，就怕被來來往往的各家兒童們不知情地拿去把玩，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那條粉紅大浴巾。



剛嫁入婆家時，便是就著那口大臉盆還有一把小木凳坐著洗澡。小朋友後面就是蹲式茅坑。

有一天早上，當汗家姊夫（大姑的夫婿）正在唯一的浴室裡洗澡時，輪在下一個的我，突然發現我的浴巾不見了！

「不可能吧？他們不可能在沒有經過我的允許下，就把我的浴巾拿去給別人用。」

我原本因為不相信，所以不敢去證實心裡懷疑著的事情，但還是趕緊跑上階梯去看我的粉紅浴巾有沒有晾在天台那條晾衣服的麻繩上，結果是沒有；於是我又跑到樓下環顧所有起居室一番，沒有就是沒有。

當時忍著脾氣不敢發作的我，也不想見外地把粉紅浴巾不見了這件事情渲染得太嚴重，所以繼續耐著性子倚在當時權充我們房間的起居大廳門扉，抱著我的盥洗用具和替換衣物往浴室木門直直盯著，直到汗家姊夫走出來的那一刻——

果然，汗家姊夫手上拎著的，正是我的粉紅浴巾！

我閉起眼睛、屏住氣息，十分克制地沒有擺出臉色，但還是在心裡暗呼：「這天殺的什麼世界啊！」

汗家姊夫是個胖子，看似顛預的巧克力色大臉撇著鸚鵡般的八字鬚，當我看到他挺著好似即將臨盆的大肚脯、拎著我的粉紅浴巾走出浴室時，整個心真像是被綁了鉛塊般地條沉。我絕望地閃過汗家姊夫龐大的身軀，拖著似有千斤重的沉重腳步，沒有拿汗家姊夫隨手丟回我房間的那條粉紅浴

巾，就直接走進浴室，心中抱著最後一絲希望：「也許待會兒羅西會再給我一條新的浴巾吧。」
然而，沒有。

我憂鬱不甘的洗完澡，死馬當活馬醫，期待最後奇蹟出現地喊著：「羅西，浴巾！」

「來了，大嫂。」

從浴室那扇咖啡色木門上頭小縫遞進來的，正是汗家姊夫剛用完、上面還十分溼漉的我的粉紅浴巾。

我當時心中的苦，只能對整個家族唯一喝過洋水的老公控訴。但是，老公從小生活在這個「你的就是我的」的宅院裡，習以為常的他，無法切身感受我當下的衝擊。只見他語帶調侃地安慰我：「沒關係啦，借一下唄。」

擦拭過汗家姊夫身體的浴巾，再拿來擦拭我的身體？

不管我怎麼想，腦海就是出現我跟汗家姊夫間接穿了同一條內褲的畫面。



汗家姐夫

於是，連著好幾天洗完澡，我都不願再碰那條被汗家姐夫用過的粉紅浴巾。

我總是寧願全身濕答答地直接穿上三件式棉布衫，一走出浴室，就飛奔到樓上天台去曬太陽，或等著讓自然的風吹乾。

幸好，傳統三件式套裝其中的杜帕塔（大批肩）面積很大，就算當天洗了頭髮，直接用那條杜帕塔來擰乾髮梢多餘的水也還頗管用。

總算又過了約莫一個星期，老公已經把那條粉紅浴巾用了好多次，在他的要求下，羅西也總算拿去洗濯了。

再看到從天台上的粗麻繩攢下的粉紅浴巾時，我拿起這條用大木棒槌洗過，被夏日炙陽親吻過，聞著它已經混入的陽光、牛糞、洗衣劑香……等各式混雜氣味，努力告訴自己：「雖然它曾經沾染過汗家姊夫身上的體液，但是，現在就算沒有被老公的汗漬淹沒，也已經被洗衣粉的泡沫水沖掉了。跟老公穿同一條內褲是沒有關係的，沒關係……沒關係……別想太多……別想太多……」

不久後，又有一天，有一位在台灣認識的巴基斯坦友人，因為當年他無法返鄉探親，便請他六十幾歲的母親來拜訪我們，希望藉由他母親的拜訪，兩家的友誼可以在巴基斯坦延續。

這位朋友的母親和他的大嫂，一早就從她們自己的村莊出發，先坐了半小時馬車，又風塵僕僕

地坐了兩個多小時公車；到了我們鎮上，找到婆家那個「來不及村」的馬車車伕後，總算在正午時刻，佝偻地喘著大氣抵達我的婆家。

有朋自遠方來，我們當然是熱切地準備了大餐招待。

那天，我們在蓆子上擺滿了咖哩美食、香料雞腿飯、以及整籃的烤餅，另外備有五百西西可樂好幾杯。

朋友的母親一會兒手抓飯、一會兒手抓餅，大快朵頤，吃得津津有味。

總算吃飽喝足後，露著燦然笑顏，油光滿面的她，率先起身走出起居大廳，接著，她一眼看見羅西那天幫我吊在中庭的繩床木樁上曬太陽的粉紅浴巾。老態龍鍾的她，直接就拉起浴巾的一角，爽快地抹了嘴，又俐落地擦拭過每一根指頭，然後，視幾步之遙的洗手檯為無物，轉身又蹺回起居大廳，躺在草蓆上休息了下來。

我從此徹底投降，勉勵自己：「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應該就是這樣的吧。」



婆家的女眷經常這樣隨意把衣物浴巾披掛在繩床上。

就這樣，從強調自我、人人標榜「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台灣，來到「我的其實是大家的」的大宅院，我被一條粉紅浴巾用又強、又猛的力度重重地重新教育一番。

鄉野教育的直接衝擊，顯然比溫和婉轉的文明教育來得有力道，而且有效率多了，也因此，原本在台灣神經線條很粗的我，在這邊一點一滴練就了睜大眼睛仔細發現生活細節的本事。

認真觀察可以看到，上個星期表妹穿的新衣，這個星期套在小姑身上；昨天戴在四姑右手無名指的戒子，今天戴在五姑的左手中指；早上踩在大姑腳下的高跟鞋，下午則被婆婆蹬去阿姨家了……

我因此認清這個鄉野的生活法則：「你的就是我的」，但是，「我的未必還是我的」。

例如：在我跟著便鞋出門再返家時，我的居家拖鞋不在房裡應該屬於它的位置，找到時，不是髒兮兮的不知被穿去哪兒招搖過，就是濕答答地剛沖完水放在階梯上風乾；打開行李箱想要拿個人用品時，裡面的衣物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重新排列組合過了，可以想見，不知又是哪門親友來訪，家中女眷打開來讓大家參觀。

各種小物品更不用說了，牙膏、洗面乳、沐浴乳、洗髮精、臉部保養霜、身體保濕液、護手霜……，各種原本應該屬於個人用品的瓶瓶罐罐，即使羅西已經百般呵護、細心照看，還是經常以飛快的速度見底。

剛開始我的確對這些事情感到懊惱，倒不是小氣地不想和家中女眷們一起分享，實在是自從高中住校後，算一算我離家在外生活也有幾十年了。除了老公以外，我早已想不起上一次和自己的親妹妹共擠一條牙膏、共用一瓶沐浴乳洗髮精……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又是什麼感覺，更何況是和這麼一大家子長得與我不同文、不同種的「外國人」。

然而，既來之則安之，再怎麼不習慣，十幾年下來，也總算是入境隨俗了。

有時想想，幸好求學階段曾經在救國團的「嚕啦啦」接受過「看清場合，扮好角色」這樣的訓練，因此，也才能釋懷地把鄉居巴基斯坦的日子，當作另一個人生舞臺。把震撼當學習，把意外當享受，用豁達的胸襟來看待眼前的世界，漸漸地，竟也就能享受這些生活裡的「驚喜」了。

現在的我，不但早已不再計較是誰擦了我的乳液？是誰穿了我的拖鞋？近幾年來，除了牙刷之外，我也已經不再隨手把牙膏、洗面霜、沐浴乳等瓶瓶罐罐收進我



大宅院沒隱私。

的旅行包，而是直接放在浴室裡隨大家盡情享用；然後，雖然洗澡前總要花好久的時間去搥肥皂上那些時長時短、不知是誰遺留下來的髮絲，但是，我終究也願意和大家抹同一塊肥皂了。

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這個道理在全世界都通用，對婆家的上上下下乃至整個小村莊裡進進出出的男男女女而言，在他們眼中，我就是那顆又圓又大的外國月亮。

大家都喜歡我身上的舶來品，只要是寫了我名字的東西，總能引起大家的興趣、注目、偷窺、覬覦……，有時我還真是慨嘆，只可惜我平常在台灣奉行的是樸素哲學，不然還可以多些摩登女郎們的眼影、睫毛膏、腮紅、水晶指甲，讓大家一起妳儂我儂呢。

知道眾多女眷都這麼不嫌棄我的雜查行李乃至二手衣物後，為了散播歡樂散播愛，再從台灣準備返婆家探親時，我總是將已穿過但還不致於太舊的衣服、鞋子、圍巾、披肩……通通打包到行李箱，不管在巴基斯坦期間有沒有機會穿到，反正，等假期結束要回台灣時，除了即將穿上飛機的那一套行頭外，我就把剩下的衣物、瓶瓶罐罐，通通攤開，讓所有女眷們，各自挑走自己喜歡的東西。

在最近的一次返鄉探親裡，甚至連我穿過的舊內褲，也被在婆家幫傭的女孩拿走了兩條，我幾乎空空如洗的行囊，最後裝著「皆大歡喜」回到台灣。在整個世界大喊「節能減碳」口號的潮流下，我可真是自豪，一點也沒有浪費地球資源。

施比受更有福，給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因為老公知道我每次在婆家都是不藏私的大放送，所以回到台灣後，我反而有藉口可以再換新衣、再買新鞋，甚至，不用我自己討著要，老公還會主動幫我申請新手機哩。幾乎可以這麼說：每次從巴基斯坦回到台灣，對我而言，都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這一兩年來我才知道，喜瑪拉雅山特產品牌的乳液，在巴基斯坦的售價是印度的兩倍。也難怪那年冬天，我和老公在印度採購的超大瓶喜馬拉雅山保濕乳液，才沒幾天就被大家擦乾抹淨了。

我的就是大家的，大家花冤枉錢就是我花冤枉錢，所以，下次再有機會，我一定會多買幾瓶，讓婆家上上下下好好抹個夠。



沒有隱私的宅院生活，隨時都有陌生人闖進家裡來。